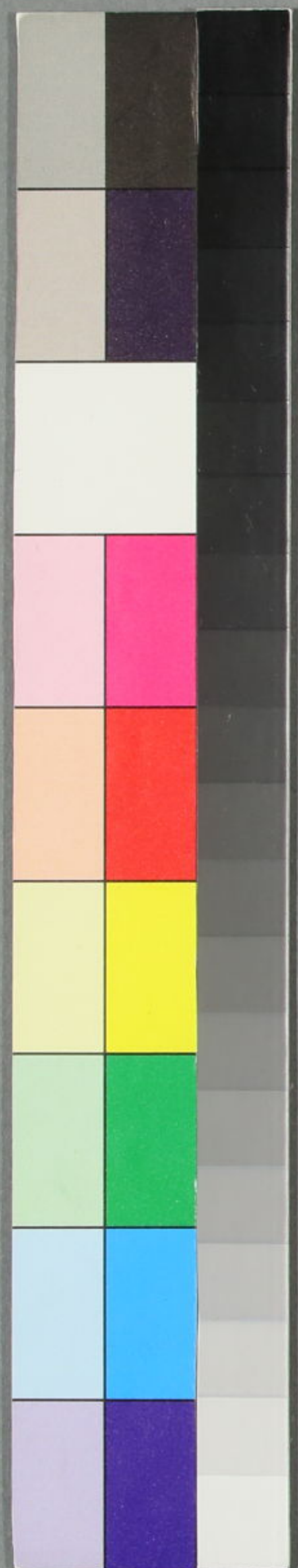


白沙子全集

和
1.084
7

七



門八和16
籍1-084
卷7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書簡

與西涯李學士

相別六十年邇者不通問於京師然自周文都南歸後先生之音耗遂絕於耳曩聞先生在喪且歸長沙無一知舊自北京來者無可問其詳不敢奉狀每一見周生相與悵然久之尚未審所值何艱長沙無舊業未必可歸當歸何處也近者白洲李憲副過寒舍乃知先府君塋于都



白少子全集 卷二
下羸博之葬古今未必以爲非然亦有非其情之所安顧吾力有所弗及萬里外某能亮先生之心也奈何奈何居今之世欲超然無累於心無累於後先生計之亦熟矣然事往往有不期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牽制於外爲之弗豫至不可爲然後圖之亦弗及矣此亦先生平昔所嘗慮及漫一道之耳頃歲承惠貞節堂八詩真嶺南竹枝也李世卿已收入縣誌門戶之光非言語可謝也藤篾尚欠

補章能復賜之否乎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騰然後歸蚤晚會試入京區區衰病百狀問之可知已去秋得時用一書足慰鄙懷他人愛我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也張進士行附此不能盡所欲言粗緝二疋表忱外苧一端奉時用不別具

與鄧督府

翰林院檢討古岡病夫陳某再拜復書督府都憲鄧大人先生執事某不得望見於執事五十

年矣南海野人徒抱迂拙不可爲世用執事鴻猷盛烈聲聞四達皎如日星之照臨甚賀甚賀茲者伏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引領蒼梧衰病

無由自致拙作一首紀述仁政傳示嶺海以彰盛德餘二小詩以撰慈元記望西涯閣老以請祀典望督府共成東山之美此野人之志也伏乞鈞裁

與朱都憲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於一堂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當宁進位都憲奉

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執事則爲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

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能不少踧踖也况諭之以薦進之說耶僕竊以爲執事好崇獎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將悼其窮且老踧踖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問而遣之使自爲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

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丘侍御達之左右不

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謝惟少垂鑒焉

又

陳某頓首啓伏蒙今月十八日遣使降臨衡茅惠以羊酒粟楮諸儀君子之賜光動閭里顧愚何人可以當此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民化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祗奉然僕竊觀來喻

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是故出於愛僕之誠而僕之心亦未有蒙照察者何則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之得已僕自染疾來六七年間每遇疾作徧身自汗若雨或遭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沉綿反復元氣寢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

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哉願終教之僕不敢固執也承錄示諸公子文稿筆勢滔滔有氣燄當是一才子可畏可畏若導其志使不差開其學使有益又在教者何如耳使回謹此申覆辰下

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伏乞台照

又

陳某啓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
降臨衡茅諭令某卽日起程赴京春闈在邇不
許推延聞命悚惶爲慰爲懼伏念某質本庸愚
賴蒙 聖朝作養于茲三十餘年雖無用世之
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
世哉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哉執
事知之久而愛之深旣重之以手書復勤之以

口諭執事於後進拳拳接引如此某雖駑疲豈
無飛動之意哉直以受氣不豐病與年長去年
秋自汗纔息因得進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間
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自汗
猶劇而必欲驅此疾羸之軀行於風波之途萬
一不虞雖悔何益伏願執事垂日月之明擴天
地之量假之歲月俾得調治疾愈之日自行起
程赴部不敢推延以負尊命干冒威嚴某不勝
戰越之至

與劉方伯東山先生

餘寇未殄先生得無爲百姓戚戚耶比聞下令各鄉村自爲城守伏計當道憂民之至必無過舉恨未得其詳耳曹匪石抵家病卽愈先生冒大暑負病而出動靜勞逸仕與止固不同也未涯瞻奉謹此申忱匪石所徵樂記文字已托鄒汝愚具稿早晚錄上轉達

又

亾妣墓於小廬山居舍之旁襄事於乙卯夏四

月八日去始喪才四十日耳萬里一疏無任哀感之至厓山慈元廟久完但未立主耳拙記錄去想已經目若西涯閣老有作用之制中別無佳思作得文字強勉塞命無以老朽爲嫌也祀典記當與西涯閣老圖之屢聞先生上疏乞休致然每於邸報中未見端的未審何如也近陳進士茂烈過寒舍與語東山先生告歸西涯閣老留之疑先生未能去者以此故也

又

得五月二十日書良慰想仰先生即日命駕還
東山山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
未必識也章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
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昔者寄去慈元記稿幸一字批破還示爲感

又

賞倪指揮知感激矣弊邑民得免於盜賊水火
之害公一瓢酒之力耳活國者手段固如是耶
感服感服里人問徭役告以昔者舟中所聞聽

者雀躍交慶如赤子之慕慈母不審比日斟酌
何如掾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污吏
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
孰與行之竊謂徭去雖更必痛懲一二貪黷然
後法行之可久也祭田事料理恐未免水火之
相射欲乞少緩裁之如何恃愛饒舌

復彭方伯書

古岡陳其薰沐頓首復書大方伯彭大人先生
執事新涼惟台履吉慶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

執事手書後又得所寄絕句詩具悉雅愛繼又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爲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煒煌先後疊至太守執犖宣喻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陳白沙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攸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斯文以執事爲司命廟堂以執事爲柱石執事一嚔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爲輕重取舍甚哉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

讀書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爲可用斯名一出士類揚之間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意者方今之俗廉恥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自沙于金集 卷二 十一
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
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
也如僕者忠信不修章句爲陋才旣不足以集
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污薦尺進則
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
將以我爲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
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來乎胸中幾日
而後決之于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開以夫子爲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

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
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俾玷缺庶幾丘
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奔競者愧而恬退者
勸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焉
僕不知其可也矧今自汗又作俯仰或過衣裳
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
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之愚而弗強焉幸甚
幸甚

與陶方伯

比聞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周二來得書
 人情世態相見多不合奈何處之交游中有不
 勸人進者乎某獨不然是以退為進也非高明
 莫能亮之承問改題諸墓石可否書法與銘旌
 略同所以存其名不當云某府君忠烈公則書
 其自得於先朝者至顯矣後來恩典所加宜
 列諸神道碑不必改題也李世卿久在館中恐
 要知不參及

又

潭澹拘留稻舫稱大府中差人果出於尊意否
 耶乞降指揮比歲鹹田之入僕於執事所謂待
 晏子而後舉火者也然非鄧馬二生僕安得坐
 享此田哉僕與二生約每歲入三分於僕猶以
 為愧焉黃田第四萌諸姪與易贊共成之贊比
 二生用力尤難所費十未酬一伏惟執事擴造
 化之量垂不朽之仁念僕平生不苟取之小廉
 不負人之小節無易舊圖則僕始終受賜大矣
 恃愛輕瀆不罪

與歐總戎

遠在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在手教具審 朝廷大閫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平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念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爲韓公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煩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宏遠所到豈可涯方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焉病畏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爲詬也厚

賜謹已拜領感忤無量南井昨爲致區區於察院此不贅

復張東白內翰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某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

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

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哢哢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略如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還示一字僕之幸也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旣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儻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亦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歎可

白沙子集 卷二
歎良晤無由伏惟順時以道自重不宣

與賀克恭黃門

離隔年多彼此交夢神亦勞止老矣寧復有相見之時耶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毀瘠不能自制與死爲隣平生知舊幾人死者已矣存者或失其故步奈何奈何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黃門賀黃門亦蒙廁賤名於黃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比歲得所惠書繼又得賢郎北京書甚慰甚慰有子如此足矣天

所以是大賀之門蓋可知也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南北萬里意所欲言非尺簡所能盡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草草前有詩稿一冊寄范長史處託渠轉達遼東久不報爲無便耳亮之又

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紙是他向來經歷過一個功案如此

白沙子集 卷三
是最不可不知錄上克恭黃門歲首已託鍾鏌
轉寄未知達否今再錄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
此下工不至相悞未可便靠書策也前紙所錄
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一首後有林緝熙秉之
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然所欲言者大略
不過此而已亮之

與吳黃門世美

小詩不足以光先德但比於他文此爲切實耳
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
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若筆
鋒無力拈掇不起則無如之何

與丘侍御

承差廿裏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也而何其
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死者已矣宋先
生旦夕臨弊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倦
倦如是耶感作至矣 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
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
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閒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
民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卽新使人
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正今日圖任之盛
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
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
道路其有藉哉酒楮不瀆謝

與葛侍御

古岡病夫陳某頓首奉書侍御葛大人先生執
事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

碑文委僕爲之旣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
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白之
今者趙知縣自省還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
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雖東山亦未之
悉也僕請略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
一事未嘗不割卷歛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
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
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
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

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來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以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

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武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已從人

白鹿洞全集 卷二
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復江右藩憲諸公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因暑閉齋獨臥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

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

自沙子全集 卷二
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
不宜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
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
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
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
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
自止而不可得况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鳥
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
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

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如於大水其才足
、 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以不以其誠任之
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
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
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
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

自沙于全集 卷二
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効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李白洲憲副

近者諸姪以鹵田之訟上干臬司此未論是非只觀古人所以教於家化於州閭其道何如甚可愧也甚可愧也今聞臬司公處分之一一論之如法加強占者罪恐其不堪故具此白此輩愚民亦嘗遣人諭之不肖信卒罹於法誠可哀憫伏乞先生操縱法外之意曲垂寬貸老朽此

外別有處之使知感激彼此無怨乃爲盡耳亮之裁之于瀆死罪

又

郁丞來得手書并近稿二幅元日扶醉等作姝有意思非但言語之工而已也來喻所以處病夫至矣病夫何德以堪之頃答張主事書尚未聞於左右耶北門園池之勝孰與潭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孰與弘農公今且使病夫爲邵堯夫乎爲戴簡乎病夫得附驥尾爲羊城添勝迹

白沙子全集 卷三
於後代豈假言哉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
受之者未易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
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
融峯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河
洛後天數過九九病夫一生不受人間供養或
者其超出六合乎顧別駕送契來且與領狀若
委人承管則未也先生亮之

又

劉門子帶來書信必欲自致白沙不附他人卒

歸之水府對之太息而已數日前鄧督府附到
東山手書獲聞東山好消息喜慰無量頃者雖
遭劾者之口計不足爲盛德累周生行時有奉
懷拙詩想聞之一笑區區憂病之餘精力日不
如舊但偶未死耳無足爲故人道者尋醫南岳
耿耿一念未能出門蓋自去秋七月感風手足
不仁至今尚未脫體嶺南地方寇盜日益民已
窮而徵斂無已天下理亂所關謂何誰其憂之
北門園池之惠每念及此慨息久之仁人君子

之爲朋友慮至此乎周生倘及面必能盡所欲言劉門子告回病中草草致此不能悉

又

數日前山東邦伯之報至矣彼有來蘇之望此有臥轍之憂奈何奈何不審何日啓行制中但有心送南北日遠日踈歲云暮矣復有盍簪之期否耶北門圍池之賜聞者以爲美談某不欲以一時虛名累左右券書一通謹封納平生山水債欲償之餘年者託周生口陳高明想能亮

之

復陶廉憲

使至辱手書承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言足以取信將來如一時諸公會於省中可謂盛矣不自操筆而以委於不能若僕者素無文彩比年以來益以衰病愈見荒落無足觀者強顏爲之徒爲有識所哂况於多言干譽尤非退者所安區區之私執事能亮之

使回謹復

又

作縣如彥誠其賢未皆古之循吏邑人懷其惠矣議立廟以報之倘以聞於執事領之民將歸心焉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况下令在官簡於事上執事嘗抑而教之今因民之請廟而與之而遂成其名執事之量宏矣抑聞之千金市駿骨况生馬乎僕知執事百歲後俎豆於斯民當自我始則有徵矣

又

比日邑中聞執事至凡近年以邑科取民者皆罷之民大悅服爲可賀也前此豈不恤其情而強徵之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願執事永矢此心所以保功名於晚節期俎豆於將來耳憂病中聞此消息不勝慰喜之至謹此布忱未涯瞻奉惟冀以時調攝以慰注仰之拳拳

又

李剛回具審福履康佳甚惻懸仰近傳方伯之

白沙子全集 卷二
除的否造次未敢奉賀竊惟寵辱在外惟以時
倍加保嗇事獲已力辭就閑此最上策拙見如
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荷公厚愛不敢不盡

又

秋暑旣退伏惟體况清和納福勝常頃者陳都
閫過白沙具言當道所以論薦執事之詳想
朝廷不日命下班次必崇付畀必重執事自此
可以樹大勳業酬平生之言而東西託處亦惟
便以圖令名不失公私兩全此人情所至願而

不可必得非積累之厚其孰能當之某病臥一
齋寄名於石而無其實英德石形峭立或層起
十數尺奇絕可愛者能致數片置庭兩隅朝夕
跌坐對之志願足矣然須得便舟可付闕然勞
人則又非所愛欲也不具

又

辱手教興師弭患動中機會爲可喜也後山禍
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旣誅
暫停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

寧拙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疆之慶執事固有之奚容贅

復趙提學僉憲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叅而辨之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峯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峯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爲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略執事

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事而實不異也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已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

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畧去之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目前僕之此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

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旣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

自漢三全集 卷二
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
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益
以吾所經歷粗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
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
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又

易元至辱手教數幅并諸作見示更相規益有
交友之道幸甚幸甚然謂僕示諸生詩末聯有
激而發則恐觀者過於求索僕之意往往不然

也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邁諸生學不加進故汲
汲焉告之冀其有所感發而自憂耳至於未聯
則爲我所以爲諸生憂若但如楊朱爲我而不
恤人則彼楊朱何爲者耶於是終告之曰關楊
氏者孟子也豈若是褊哉道固爾也反復言之
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
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易不容已也乃
作詩者屬意於此訂頑砭愚咸此爲在何嫌於
人我爲敵與自任孟軻之重耶記語類所載文

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之文公曰除是
楊朱不理會人我卽不曾學得楊朱亦此類也
執事顧以爲不可乎海雲更號極是率爾敢不
承教執事錄示張東白詩且疑僕更號逃禪不
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事固愛助我者
請問今所疑於僕如此果何自來耶若出於東
白未可據也東白蓋僕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
未深契而料想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爲至論
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數首論
不獲數侍誨聊復此不一一

又

者云陳公甫喜荆公輩人直如此草草僕平生
得無巴鼻之謗多類此可怪也聞執事將赴京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
事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
者亦至矣僕一顛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
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
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懵終不能

白沙子全集 卷二
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已者少疑已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爲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遊之日也承喻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爲僞者凡於數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爲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於人甚矣執事之心異

於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爲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

白沙子全集 卷二
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爲憂喜耶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誦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

或不爲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工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略其迹取之羣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幸甚都憲公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僕固願一見况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爲踈放

比於固執者乎使回謹此以復冒瀆威尊惶恐
無已

復當道疏

頃者亾妣出殯之日伏蒙藩臬列位老先生大
賢遣使臨祭備極情文光生泉壤不肖孤無任
感激慚負之至今者仙舟來過江門扶病褰帷
引領流涕不敢任情乖禮以遂謁見之私徒抱
哀忱無由上達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徐嶺南

